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香谱

外四种

〔宋〕洪刍等著

田渊整理校点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香谱

外四种

〔宋〕洪刍等著
田渊 整理校点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谱: 外四种 / (宋)洪刍等著; 田渊整理校点.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 1

(宋元谱录丛编 / 顾宏义主编)

ISBN 978 - 7 - 5458 - 1585 - 6

I. ①香… II. ①洪… ②田… III. ①香料植物—药用植物—基本知识 IV. ①R282.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4021 号

责任编辑 顾 佳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香谱(外四种)

[宋]洪刍等著

田渊整理校点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30,00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1585 - 6/R. 10

定 价 25.00 元

总序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①《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

^① 朱积孝：《谱录述略》，载《图书馆》1995年第6期。

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①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道《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

^①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茶经》，中华书局影印本。

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

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編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啣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碗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荔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鸞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

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①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笋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笋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序》。

《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易》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考，故本丛编一仍其旧。

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要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

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乙未五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前言

香为五臭之一。《庄子·天地》：“五臭熏鼻，困憊中颡。”成玄英疏：“五臭，谓羶、薰、香、腥、腐。”香，最初指谷物的香甜美好，许慎《说文解字》：“香，芳也。篆从黍从甘，隶省作‘香’。”后来，一些草本植物因具有芬芳的气味，也就被称为香草。屈原的辞赋中就列举众多，如《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等句，皆是每有所指。

世人莫不喜香恶臭，故对香的使用也由来已久，据现今考古发现，这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熏炉及熏香风气已相当流行，并被用于祭祀神灵与祖先。北宋丁谓在其《天香传》中有云：“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鬻洁。”可见香之功用有二：一是敬奉神明，二是保持清洁。又《陈氏香谱》也称：

《香品举要》云：“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然秦、汉以前未闻，惟称兰、蕙、椒、桂而已。至汉武奢广，尚书郎奏事者始有含鸡舌香，其他皆未闻。迨晋武时，外国贡异香始此。及隋，除夜火山烧沉香、甲煎不计数，海南诸品毕至矣。唐明

皇君臣多有沉、檀、脑、麝为亭阁，何多也！后周显德间，昆明国又献蔷薇水矣。昔所未有，今皆有焉。

由上述可见，秦汉以前，香还并未以一个独立的概念在人们生活中出现，大约至汉武帝时，才从芬芳植物中提取出来。此后随着与域外的沟通交流，始有外邦进贡异香，香谱中即有不少此类的记载，如月支香为西汉武帝时月支国所进，茵墀香为东汉灵帝时西域所献，石叶香为三国魏文帝时题腹国所献，等等。到了隋唐时期，香的使用日渐兴盛起来，王公贵族用香更是奢靡无度，如“隋炀帝每除夜，殿前设火山数十，皆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数车，暗即以甲煎沃之，香闻数十里”。又据《天宝遗事》载：“杨国忠尝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槛，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阁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沉香之亭，逮不侔此壮丽者也。”宋代用香更为炽盛，加之香药贸易的发达，香的品类也愈加丰富，遂被广泛应用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香的品类繁多，制法各异，难能概述。就所制诸香的用途来说，除寻常的燃点之外，亦可用于佩戴熏衣，或是涂敷在身，还可制成香药、香茶等，以服食饮用。

一是焚烧之香。除特定时节的祭祀奉神之外，古人在日常起居中也常常焚香，以达到辟邪除疫、清洁居室的目的，如《陈氏香谱》引《琐碎录》言，“枢密王博文每于正旦四更烧丁

香，以辟瘟气”。文人士大夫亦往往好于读书时焚香，如《南史》记岑之敬“五岁读《孝经》，必焚香正坐”，王禹偁《竹楼记》言“公退之暇，戴华阳巾，披鹤氅衣，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不仅可使人沉心静气，而且平添一分庄重的仪式感。宋代还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印篆香，即将各式香品制为粉状之散香、末香，置放于木刻的范上拓出各种样式图案，点燃可用于计时，《陈氏香谱》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二是佩熏之香。熏香主要用于衣物储藏，《陈氏香谱》“熏香”一条即言，“凡欲熏衣，置热汤于笼下，衣覆其上，使之沾润。取去，别以炉薰香。熏毕，叠衣入篋笥，隔宿衣之，余香数日不歇”。据相关记载，早在汉代就有以香熏衣的事例，如应劭《汉官仪》曰：“尚书郎入直台中，给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指使从直。女侍史执香炉烧薰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另外也可将香佩带在身，如东晋谢玄即常佩紫罗香囊；还可将香料置于枕中，制成香枕，如《陈氏香谱》有“麝枕”一条，言“置真麝香于枕中，可绝恶梦”。

三是涂敷、服食之香。此类香可制成香粉、香油，敷在身上或涂于面部，起到粉饰妆容的作用，《陈氏香谱》即载有“傅身香粉”和“香发木犀油”两种。香还可以用于服食，最著名的当属汉代的鸡舌香，应劭《汉官仪》曰：“汉桓帝时，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使含之。香颇小辛螫，不敢咽，自疑有过，赐毒也。归舍，与家人辞诀，欲就便宜，众求视其药，乃口香。众笑之，更为含食，意遂解。”又据记载：“唐元载宠

姬薛瑶英母赵娟，幼以香啖英，故肌肉悉香。”这也是香可食用的一个例子。另外，香亦可制成香药、香茶，以此服饮，有着养生保健的功效。

除此之外，香谱中也记载了诸多与香有关的逸闻趣事。这有因进香而得官者，如《述异记》云：“汉仲雍子进南海香，拜洛阳尉，人谓之香尉。”然王公贵族用香无度，往往奢靡成性，故也有将香木用于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营造，如“汉武帝作柏香台”，南朝陈“后主起临春、结绮、望春三阁，以沉檀香木为之”，“隋越国公杨素大治第宅，有沉香堂”等，这类事例不一而足。

香在使用之初，品类稀少，采制也粗劣。后来随着品类的增加，便有了优劣之分。《陈氏香谱》序曰：“古者从黍稷之外，可炳者萧，可佩者兰，可鬯者郁，名为香草者无几，此时谱可无作。《楚辞》所录名物渐多，犹未取于遐裔也。汉唐以来，言香者必取南海之产，故不可无谱。”汉代以前，人们所能使用的香料有限，取材范围也仅限于几种含有香味的植物，后来随着用香的发展，开始追求香料的品质，至唐断以南海所产者为胜，故此时纂集香谱，以明各产地、种属、品类的优劣，就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北宋洪刍《香谱》为今存世最早、也是保存比较完整的香药谱录类著作，其中对于历代用香史料、用香方法以及各种合香配方，均广而收之，并首创用香事理，条分为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香之法等四大规则，这也为其后

各家香谱所依循。此后，陈敬集洪、颜、沈、叶等诸家香谱，另成一册，此称《陈氏香谱》。至明代周嘉胄编纂《香乘》，更旁征博引，篇帙多达二十八卷，香之品类事录，可谓搜括赅备。

香谱这类著作在宋代出现并非偶然，这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与当时文化的发达和纂书的风尚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香的使用经过由汉至唐的发展，至宋则比前世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公贵族的奢靡程度更甚于隋唐时期，如丁谓《天香传》即载真宗祥符初年，“道场科醮无虚日，永昼达夕，宝香不绝，乘輿肃谒，则五上为礼，馥烈之异，非世所闻”。

其次是北宋立国实行“尚文抑武”的政策，士大夫阶层迅速勃兴，焚香品香日渐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生活情致，香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诗赋吟咏的范畴，如颜博文有《鸡舌香赋》，再如苏轼既有《沉香山子赋》，也有与黄庭坚数首相关的酬答诗作。

再次是宋代对外贸易发达，于海港设置市舶司，职司香药贸易之抽解（征税）、博买（和买）与管理诸事，市舶之利中即以香药为最。当时海外贸易之盛，于浙江明州（今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形成三个最大的港口，再加上海外诸国的进献朝贡，这便大大丰富了宋代用香的种类。

最后是印刷术在宋代的普遍推广。汉唐之际，有关香的记载仅散见于一些笔记文献中，直到宋代，才有人将香的品类事录及相关诗词文赋等系统地纂集为谱；即便如此，也有部分香谱已经散佚不全，诚赖后世的搜罗辑补，这类著作才得以保存

至今。

由于海南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香的主要产地。范成大《桂海香志》即说：“南方火行，其气炎上，药物所赋，皆味辛而嗅香。”丁谓《天香传》言：“琼、管之地，黎母山莫之四部境域，皆枕山麓，香多出此山，甲于天下。”又说：“雷、化、高、窰，亦中国出香之地，比海南者，优劣不侔甚矣。”又《桂海香志》：“世皆云二广出香，然广东香乃自舶上来，广右香产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胜。”“大抵海南香，气皆清淑如莲花、梅英、鹅梨、蜜脾之类，焚一博投许，氛翳弥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烬，气亦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识。”由此可见，海南所产之香，较之别地堪称优良。

除海南所产诸香之外，异域进贡也是一个主要来源，且多奇异，也每有记载。如茶茺香，《王子年拾遗记》云：“燕昭王时，广延国进二舞人，王以茶茺香屑铺地四五寸，使舞人立其上，弥日无迹。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茂蔚；以薰枯骨，则肌肉皆香。”又月支香，《瑞应图》云：“天汉二年，月支国进神香。武帝取视之，状若燕卵，凡三枚，似枣。帝不烧，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疾，众使者请烧香一枚，以辟疫气。帝然之，宫中病者差，长安百里内闻其香，积数月不歇。”

据《陈氏香谱》记载，当时“香者一也，或出于草，或出于木，或花，或实，或节，或叶，或皮，或液，或又假人力而